



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原著
【清】蔡元放 改编



中华书局

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原著
【清】蔡元放 改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原著;(清)蔡元放改编. -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
ISBN 978 - 7 - 101 - 06413 - 1

I. 东… II. ①冯… ②蔡…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21 号

书 名 东周列国志
原 著 者 (明)冯梦龙
改 编 者 (清)蔡元放
丛 书 名 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
责任 编辑 王水涣
出版 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hc.com.cn>
E-mail:zhhc@zhh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4 1/4 插页 2 字数 731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413 - 1
定 价 32.00 元

《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 出版说明

相比于智慧的中国人两千多年的阅读历史，“畅销书”这一概念实在出现得太晚了，至今不到一百年，因为这是现代出版业兴起以后的事情了。不过，如果我们反观中国古代的图书业，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历朝历代都不乏畅销书的存在，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通俗小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古今，描绘人生百态、浓缩悲欢离合的小说作品，总是最能打动人的心的。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时期，作家爱写，尽管他们经常不愿署上真名；书商爱卖，尽管小说总是不被人重视；读者爱看，尽管当时的书价实在堪称昂贵。于是，一大批通俗小说应运而生，畅销一时的还真不在少数。但畅销书往往脆弱，经不起时间的打磨，时过境迁，就销声匿迹了。只有极少数作品，不仅仅在面世之初就风行海内，而且能够毫不困难地穿越时空，历经数百年而畅销不衰，这就是名著。所以，名著总是由时间来检验的。

《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被大家冠以“四大名著”，自然当之无愧。他们已经畅销了数百年，而且还将永远畅销下去，早已经成为每一个国人必备的精神食粮。那么，在“四大名著”之外，我们还有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名著吗？当然有。我们有《三国演义》之后最好的历史小说——《隋唐演义》，我们有《水浒传》之后最好的英雄传奇小说——《说岳全传》，我们有《西游记》之后最好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我们有古代最精致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我们有古代最经典的“通俗历史教科书”——《东周列国志》，我们有古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上述这十部中国小说史上的桂冠之作，一并收录在这套《中华十大畅销古典小说》之中，经过中华书局聘请专家精心整理，在此整体推出。你不必担心语言的陌生，数百年前的作家们说着与你一样的熟悉的“白话”；你也不必

2 东周列国志

忧虑时代的隔阂，数百年前的主人公拥有与你一样的喜怒哀乐；你更不必怀疑阅读时将收获的快乐，数百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已经享受过与你一样的快乐。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羽翼信史而不违

——《东周列国志》

“羽翼信史而不违”是明代人张尚德称赞《三国演义》的话。“羽翼”是辅佐的意思。张先生说，《三国演义》文笔通俗浅显，又与真实的历史不相违背，能够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这是古代评论家所认同的历史演义小说的最高境界。

其实，《三国演义》并不全然符合张尚德们的高标准，其中改编、杜撰、虚构的故事情节相当多。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它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真正能达到“羽翼信史而不违”这一境界的、而在当时和后代都形成广泛影响的历史演义小说，也许只有《东周列国志》了。

这部小说巨著，是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继“三言”之后的又一佳作。那时，正是明天启崇祯年间，历史演义小说的热潮正席卷全国，仿效《三国演义》而创作的演义小说达数十部，畅销于全国各地。当时坊间流行的叙述列国史事的章回演义是福建人余邵鱼作的《列国志传》。但是，在冯梦龙看来，这《列国志传》不根史实，率意杜撰，又不合情理；叙述疏漏，人物颠倒，词句恶劣，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于是，冯梦龙决意重新创作列国志小说。崇祯年间，冯梦龙终于完成了《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交给苏州书商叶敬池刊印出版。

《新列国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据史实录，其编写原则为“事取其详，文撮其略”。其资料来源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参以《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乘》等史籍，“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同时，涉及到的人物、地名、古制，都“考核甚详，搜罗极富”，力求事之有源，言之有据，达到了“羽翼信史而不违”的境界。当然，冯梦龙在小说中也充分展现了其杰出的组织素材的能力和深厚的叙述描摹功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所以，尽管书中事件此起彼伏，繁杂错综，人物你来我往，既多且乱，读者仍可以感受到艺术家超卓的叙事才能和敏锐的艺术感觉。

冯梦龙自幼精研《春秋》，对历史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国家的成败兴

亡取决于君主是否选贤任能、勤政自强，“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这种历史观在他写《新列国志》时，成为主导观念。与那些热衷讲运数、谈宿命的“村学究”们相比，冯梦龙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要离真理近得多。

《新列国志》问世不久，在明清易代的大变乱中，一心抗清复明的冯梦龙忧愤而死，卒年七十三岁，此时正当南明隆武二年（1646），也是清顺治三年。九十年之后，清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间（1734—1735），南京城里的一个教书先生蔡元放，偶然间发现了《新列国志》信守史实的好处，便萌生了让学生们通过小说来学习历史的想法。他认为，这本书“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要说它不是小说，他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正是“教子弟读书”的好教材。于是，他着手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一番加工润色，订正了一些疏漏讹误，又添加了大量评点，改名作《蔡元放评定本东周列国志》，交与坊中朋友刊印发行。此作一出，居然大行其道，经久不衰，成为清代列国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通行本。从此，这部小说的大名也就正式地确定为《东周列国志》了。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对列国志小说在民间广为传播，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可谓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整理出版《东周列国志》，选择原刊本桐石山房本为底本，校以星聚堂本，有些文字则参校《新列国志》叶敬池刊本。我们的目的与蔡元放“教子弟读书”有所不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风格独具的历史演义小说推荐给大家，希望读者在轻松愉快地阅读时，能同时享受到精彩历史故事和高妙小说艺术的两种收获，双重满足。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0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6
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2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38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4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8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3
第十五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9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66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72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7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4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9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虏息妫	94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1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08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14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偷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1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29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36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44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52
第二十六回	歌扊扅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59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囑荀息	165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71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76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82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89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95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02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09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16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23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30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38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45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53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61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67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273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79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縗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85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殮谷封尸	293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99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307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14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21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缨大会	329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336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43

第五十五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50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57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64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371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37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86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393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00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08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1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422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43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鯶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37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44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52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58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67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75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83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91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谗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500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508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515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523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墮三都闻人伏法	53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4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549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57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霸 纳蒯瞶子路结缨	565
第八十三回	诛芈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74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83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餗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91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骊忌鼓琴取相	598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606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614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622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629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哙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637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蔡赴会楚怀王陷秦	645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52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59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67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673
第九十七回	死范睢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680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88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97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705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712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719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726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嫦毐伪腐乱秦宫	732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𬺈	739
第一百六回	王敦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746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752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759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铠？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亵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趨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槩弧箕箙，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

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聚，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聚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漦而藏之？漦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椟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

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椟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椟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漦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椟，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鼋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鼋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何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漦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聚弧箕箙！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年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聚弧箕箙”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

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来把，跟隨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箭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箭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有诗云：

不将新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

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言，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聚弧箕箙’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王宣杜伯问：“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后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

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

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薰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
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饬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駟，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尽夸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日已沉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

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瞧，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

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鬚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